

暨南中文新知文丛

赵维江 主编



现代东北文学
与萨满教文化

闫秋红 著

东北地域文化是现代东北文学独占
风气之先的真正源泉和动力，
而这种地域性文化又是以萨满教文化为发展原点的。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暨南中文新知文丛

赵维江 主编

现代东北文学
与萨满教文化

闫秋红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东北文学与萨满教文化/闫秋红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2. 8

(暨南中文新知文丛)

ISBN 978-7-5668-0197-5

I. ①现… II. ①闫… III. ①萨满教—宗教文化—影响—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东北地区 IV. ①I209.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6794 号

现代东北文学与萨满教文化

著 者: 闫秋红

丛书策划: 史小军

责任编辑: 杜晓杰

责任校对: 黄颖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5.875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

定 价: 3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总序

赵维江

对于我们所处时代的描述，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叫“知识爆炸”，实际上这一认识并不准确。“知识”和“信息”是两个不同而又相互交集的概念，知识肯定是一种信息，但不能说所有的信息都是知识。在互联网风行的今天，我们确实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但新知识的实质性增长不可能短时间内迅速地膨胀，因为知识的创新需要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而信息则不一定需要。造成这一误区的另一个原因是大量“伪知识”的存在，由于个人计算机与互联网上“复制”与“粘贴”功能的便捷，难以计数的依靠抄袭、拼凑或翻新而产生的没有任何创新意义的所谓论文、专著被源源不断地炮制出来。由此来看，真正的“知识”在今天远远没有达到“爆炸”的程度。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同样是如此。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这套丛书命名为“暨南中文新知文丛”。该丛书包括十种学术专著，内容涉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训诂学、语法学、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戏剧文学及文化学、民俗学等不同的领域。原创性是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其研究目标皆为目前学术界尚未了解或有待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其中有些课题十分新颖，为前人所未曾涉足或极少论及；有的课题虽然已有一些零星的研究成果，但本丛书中的著作在系统性和综合性方面无疑仍具开创性。该丛书中无论文集或拼盘式的著作，皆为逻辑严密的学术性理论探讨。与此相关，这套丛书的多数著作体现了强烈的思辨色彩和理性的思考深度。这些思考有的可能显得比较稚嫩，或不够完善和深入，甚至有的观点和材料日后可能被发现是谬误，但这并不影响它们作为“新知”被载入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积淀层中。

2 现代东北文学与萨满教文化

真理没有终极，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不断地发现真理、充实真理和纠正谬误。人文学科相对于自然科学缺少明确的真理量化尺度，所以也更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创新。说到“新知”，人们往往将之与“旧学”相提并论。当年蔡元培评价胡适说：“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其实，“邃密”了“旧学”，使之有了新品质，“旧学”便也有了“新知”的特性，“加”便是创新的过程。我们讲“新知”，要义在于强调研究的原创性。开创一个未知的领域固然好，但在今天科学研究体系已相当完备的情况下，一些传统学科已很难发现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多数时候需要在前人已开垦的土地上深入开掘或进一步扩展。这也无妨，只要你有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仍然会有新发现、新收获。学术研究成果的价值在于一个“新”字，我们也看到过一些学者，数十年皓首穷经，可谓勤勤恳恳，可能著作等身，但只是在已有材料上做低层次的重复劳动。尽管题目、角度不断地变化，却没有什麼新发明，提不出新思想、新观点，这样的成果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新知”，就连“旧学”也称不上，因为“旧学”是前人创造的“新知”。在今天整个社会严重功利化，学术界普遍心浮气躁而成果又相对容易发表的情况下，我们所看到的许多新作实际上没有什么新的思想。真正“新知”的产生需要艰苦的劳作和认真深入的思考，人文学科更是这样，创造的过程是一个反复思考、细心斟酌、不断修订的过程，不仅身子要坐得住冷板凳，更要有精神上“十年磨一剑”的淡定。同时要坚守学术的“新知”品格，还需要抵挡得住各种各样的诱惑。古代的学问家往往要么是在位或致仕的官员，要么家境殷实，他们是有了钱（起码衣食无忧）或做了官才去做学问；而今天情况相反，学者一般是做了学问才有钱，“学而优则仕”（或“仕而学则优”），所以必须“大干快上”，让他们去做“名山事业”，难矣哉！不过难非不能也，只要我们愿意，“箪食瓢饮”也乐在其中。这是我本人对于学术的一点理解，也是对在这套丛书中创造了“新知”的作者们的一点期望。

暨南大学中文系是一个有着八十五年历史和优良学术传统的学系，特别是近三十年来学术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詹伯慧教授开创的汉语方言学和饶芃子教授开创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成为学界“品牌”；蒋述卓教授领军的文艺学目前为国家级重点学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暨南大学中文系的各个研究领域已得到了整体性的显著发展，去年终于获批为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单位。更令人欣喜的是涌现出了一批年轻的学术“新人”。当年本人搵食暨南时已年过不惑，可在系里还属少数拥有博士学位的“新人”。转眼十几年过去了，今天中文系的情况已大为改观，教师队伍已经“博士化”。这套丛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近几年进入我们这个团队的年轻博士，其中有的是我曾教过的学生，有的是经我手引进来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大学，师从不同的导师，从事不同的专业研究，为暨南大学中文系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带来了不同的学术风格。这套“暨南中文新知文丛”的推出是一个标志，昭示着暨南大学中文系后继有人，可期厚望。来到暨南大学这些年，特别是近五年主持系务后，我把相当多的精力用在了系里的学科建设上，有时为个人的研究工作被耽误而感到苦恼和无奈，不过想到能为中文系的发展做点事也就释然了。虽然自己老之将至，但看到年轻人的成长，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今天暨南大学中文系的学术平台为年轻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当然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他们的一个学术总结，更是一个新的起点和动力，相信更多更好的“新知”将在新一代学者们手里创造出来。

需要强调的是，这套丛书的顺利出版得到了暨南大学“211工程”第三期“比较文艺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建设项目负责人、文学院院长王列耀教授及我的同事和搭档、现任暨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史小军教授等人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2年3月20日
于暨南园一叶庐

序 言

於可训

宗教与文学的关系，或宗教对文学的影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一种社会意识或社会思想，通过什么方式，如何影响作家的创作过程，最后又是如何体现于作品之中，是很难说得清楚的。这正如食物之于人的成长和精神体魄，是很难说清楚它对人的“营养”过程，及其在人身上的最后体现的。更何况，在现代中国社会，宗教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按照学术界某种流行的说法，中国没有属于自己的宗教。正因为如此，从外面引进来的宗教要在中国站稳脚跟，就必定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本土的一些思想观念，尤其是与宗教比较接近的哲学和其他社会人生思想必然会浸润其中，或受其影响，呈现出一种双向杂糅的状态，例如佛教与儒、道思想的相互影响等。以至于很难分清，何为外来的宗教，何为本土的思想，这就给上述影响研究带来了更大的困难。许多研究宗教影响的文学论著，就常常碰到这样的难题。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另有一层困难是，为众多学者所关注的基督教的影响，常常与这期间从西方传入的启蒙思想很难区分。或者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原本就是一体两面。西学是一体，基督教和启蒙思想是两面，都对文学产生了影响。要在这种影响中将二者剥离开来，诚非易事。硬要强行剥离，将本土的文化影响说成是外来的宗教影响，或将外来的人文思想说成是宗教思想，都不免牵强。

以上所说的，是人为宗教的影响。人为宗教，顾名思义，是根据人的意志创造的宗教。所以，它与人的其他思想意识就容易混淆，也易于调和。相对而言，所谓自然宗教或自发宗教对文学的影响，就是另外一种情况。自然宗教因为与人类最初的生存活动和生产活动相联系，其诞生和发

2 现代东北文学与萨满教文化

展演变的过程，不是单靠主体感悟、神谕天启或观念演绎，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的仪式或生产活动的仪式，包括一些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中的禁忌体现出来的。这种仪式性的活动或禁忌，虽然也受一定的观念支配，如对自然、神灵或祖先的信仰和崇拜的观念等，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却逐渐演化成为一种具体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这种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同时又影响人的日常行为，塑造人的思想性格，使人的精神气质和日常生活方方面面都浸透了这种宗教的影响，或者也因此而将这种起源于民间的自然宗教生活化了。自然宗教的这种生活化过程，也给文学研究在创作中追寻宗教影响开了方便法门。因为文学本身即是生活的产物，生活既然处处打上了这种宗教影响的烙印，则文学的题材、主题、人物、场景、细节，甚至语言、风格等方面，自然容易流露出这种影响的痕迹。研究这种影响，也因而容易确证因果，落到实处。

闫秋红博士的《现代东北文学与萨满教文化》一书所研究的，就是在东北广为流传的一种自然宗教——萨满教对现当代东北文学的影响。作者在萨满教后面加上“文化”二字，并非追逐“文化”的时髦，而是意在表明，这种影响在现当代东北文学中已不局限于纯粹的宗教范畴，而是因这种宗教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精神，和体现这种文化精神的诸多文化景象。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这种文化化的宗教影响研究十分流行，如佛教文化影响研究、基督教文化影响研究、伊斯兰教文化影响研究等。较之纯粹的宗教影响研究，这种文化化的宗教影响研究格局更大、视界更广，且较符合宗教影响文学的实际情况。因为除了纯粹布道的文学，或宣传教义的作品外，寻常状态下，文学所受宗教影响一般都经过了文化的中介，文化因而也就成了宗教影响文学的舟楫津梁。

宗教既然作为一种文化，或通过一种文化的形式影响文学，则这种宗教性质的文化必然要与非宗教性质的世俗文化，尤其是一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世俗文化发生关系。世俗文化不同于宗教文化的是，它不像宗教文化那样，有一些永恒不变的精神信仰和表现形式，而是受各种时代因素的影响，常常要发生变化。这样，处在不同时代的世俗文化潮流之中、持各种不同文化立场的作家，对宗教文化就会有不同的态度。如闫秋红在本书中写到的，现代东北作家群对萨满教文化的“心理对抗”、当代东北寻根作家对萨满教文化的“文化内省”和先锋作家对萨满教文化的“审美超越”

等。这种或对抗，或内省，或寻求超越的态度，见之于创作，就使得萨满教文化对现当代东北文学的影响，呈现出一种复杂多变的态势。在先拒之者，而后迎之；在先抑之者，在后扬之；或贬或褒，或弃或藏；或视作腐朽，或化为神奇，总之是充满了机缘和变数。闫秋红的专著，对萨满教文化影响现当代文学的这种复杂情况，从历时性的角度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和深入的阐释，为萨满教文化影响现当代中国文学勾画了一个历史的轮廓，梳理了一条历史的线索，是作者研究萨满教文化影响现当代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创获。

闫秋红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虽然她并不信奉萨满教，但她的个体生命史和生活史却通过文化熏陶与生活习染，深深地打上了萨满教文化影响的烙印。正因为如此，她对萨满教文化影响现当代东北文学的研究，就不仅仅是停留在资料和学理的层面，而是渗透了个体的生命感悟和生活体验，这从她对萨满教文化影响现当代东北文学的题材、主题、人物以及现当代作家主体情志的论述可以看得出来。也因为如此，她的这本专著论述萨满教文化与现当代东北文学的关系，虽然没有什么成体系的思想，但有许多散金碎玉式的见解。这些见解集合起来，就是她这本专著的精华之所在。我向来主张文学研究不能单靠逻辑推理和抽象论证，必须以研究者的感悟和体验，即感性经验作基础，闫秋红的这部专著在这方面虽未能做到尽善，但在我看来，已是走向完善的一个良好开始。因为这部专著是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我作为她的指导教师，乐意在专著出版之前写上一点意见以示祝贺和纪念之意。

是为序。

2012年4月22日
写于珞珈山两不厌楼

目 录

总 序 赵维江 /1

序 言 於可训 /1

引 言 /1

第一章 萦绕在白山黑水之间的文化魔影 /5

第一节 萨满教的兴起与传播 /6

第二节 萨满教与东北民间文化 /16

第二章 从心理对抗到文化审视和审美超越——萨满教文化影响现代东北文学的动态过程 /31

第一节 心理对抗——东北作家群对萨满教文化的回应 /33

第二节 文化内省——寻根文学对萨满教文化的审视 /56

第三节 审美超越——先锋小说对萨满教文化的熔铸 /62

第三章 主体的投影——萨满教文化与现代东北文学创作主体 /74

第一节 神性的异彩——具有先天规定性的泛神、泛灵观念 /75

第二节 激情的升腾——刚烈奔放的日神、火神精神 /88

第三节 思维的契合——原始而敏知的自我感应方式 /99

第四章 游走的精灵——萨满教文化与现代东北文学题材和主题 /113

第一节 复仇精神与英雄主义 /114

2 现代东北文学与萨满教文化

第二节 祖先崇拜与家族意识 /133

第三节 原始野性的生命意识 /140

第四节 自然崇拜与生态意识 /155

第五章 幻化的萨满——萨满教文化与现代东北文学中的人物形象 /164

第一节 义士与土匪 /165

第二节 冒险家与流浪汉 /176

第三节 怪客与异人 /188

第六章 文本的奇境——萨满教文化与现代东北文学叙事 /196

第一节 “越轨的笔致”——另一种诗化/散文化追求 /197

第二节 诡谲的文体——萨满教文化与先锋小说 /206

结 语 /225

参考文献 /230

后 记 /238

引 言

2 现代东北文学与萨满教文化

现代东北文学^①的勃兴，直接来源于五四新文学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与主流文学相比，她长期存在着一种滞后性；与关内广大地区相比，她的文化土层也并不深厚，甚至显得有些贫瘠。但是，这些不利因素也往往演化为现代东北文学发展的动力。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她因为没有沉重的因袭重担而进步较快，同时，与关内主流文化形成互补的异质文化又为她增添了原始而新鲜的活力，使其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神韵和魅力。从20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的崛起，到20世纪80年代马原、洪峰等人的先锋小说的异军突起，现代东北文学也不断地制造了“轰动效应”。考察现代东北文学，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了外部因素，例如主流文化和西方外来思潮所起的制约作用，却忽略了其自身文化的内在规定性。实际上，东北地域文化才是她独占风气之先的真正源泉和动力，而这种地域性文化又是以萨满教文化为发展原点的。

东北亚我国境内地区曾是萨满教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而且就是在这一地区，萨满教表现得最为典型和完整。萨满教是一种完全社会化、全民化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集体表象”。文学与宗教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萨满教的活动就其主要部分而言是属于艺术范畴的，即文学、音乐、舞蹈和造型艺术。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萨满教已经演化为一种民族精神，以隐形深层的影响渗透并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习俗和文化心理之中。现代东北作家身上也仍然存在着萨满教文化赋予的潜在气质，并且不自觉地体现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无论是人物的活动、主题的构成，还是文学体式和审美风格，都依稀可见萨满教文化对现代东北文学影响和浸润的痕迹。

萨满教文化还赋予了东北文学特有的文化史意义，使其具有一种原始活化石的个性和风貌。作为受萨满教文化影响至深的地域性文学，现代东北文学以其承载的独特文化心理和民俗风情，成为主流文学的必不可少的补充。作为整个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东北文学以一种异质文化特色和个性丰富了整个中国文学。有鉴于此，探究萨满教文化对现代东北文学的影响，无论从东北文学自身还是从整个中国文学史考虑，都应该是

^① “现代东北文学”并非指东北现代文学，而是指“五四”以后深受关内新文化运动影响，具有现代品格并且一直延伸至当下的东北文学。“现代东北文学”一词在研究东北文学的学人中普通流行和使用。

一项必要而有意义的工作。

基于以上原因，本书把关注和思考的焦点投向了探讨现代东北文学与萨满教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致力于探寻萨满教文化对现代东北文学影响的各种表现及其意义。

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有意义却又非常棘手的课题。萨满教文化历史悠久，作为原始、古老的自发宗教，它在历史上曾一直活动频繁，在东北地区影响非常深远；然而，它不像人为宗教那样有一个具体的创始人，有明确统一的教义和教会组织，它的宗教思想本身也比较芜杂，而且，在解放后，由于国家政策的干预和地区性经济条件的改善，萨满神事活动遭到抑制，萨满教渐渐地在历史舞台上隐退了。现在东北的少数民族聚集区，萨满教信仰和萨满活动尚有生存之地。作为盛行多年的原始文化，萨满教显然已经辉煌不再，然而，萨满教活动的退场并不意味着它在本区域人们的精神和心理世界的消亡，它仍然有着深长而久远的作用和影响，对现代东北文学尤为如此。如何透过复杂多变的现象，去揭开这条深藏在人们心理底层的“文化暗流”，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在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时，如何科学论证文学领域中的萨满教文化的影响，更好地把实证分析与主观阐释结合起来，则是本书需要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对现代东北文学的研究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基础，研究成果为数不少，但是，对现代东北文学与萨满教文化这一课题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学术界，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学人们已经注意到现代东北文学与萨满教文化的密切关系，譬如，20世纪90年代初马俊山曾经在《东北文学：从边缘到先锋》一文中，提出了萨满教文化对东北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小说的影响问题；逢增玉在1995年出版的《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一书中，有一个章节谈到了萨满教文化对东北作家群的影响，主要根据有关萨满跳神的细节描写来分析东北作家群的文化心理，同时也肯定了马俊山的观点；樊星也曾经在《东北的神秘》一文中论及这个话题。这些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课题，并且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工作，具有开拓性意义。然而，他们的本意并不是把萨满教文化对文学的影响立为专题来研究（因为这几位筚路蓝缕的著名学者并没有仅仅关注现代东北文学的研究，他们的学术研究涉猎非常广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很多领域也同样卓有建树），因此，此论题还需要进行更全面、更系统的探讨，尤其是萨满教文化对于先锋小说的启

4 现代东北文学与萨满教文化

蒙和影响，更有待于做深入而细致的开掘工作。

从本论题探讨的具体问题出发，考虑到萨满教文化已经渗透在东北民间文化和民俗生活中，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东北作家影响更大，所以在本书中，我把现代东北文学界定为“五四”以来土生土长的东北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只有这些生长于萨满教文化环境中的作家，才能更充分地代表东北地域文化的特征，以此探寻现代东北文学中的萨满教文化的精神影响也更具典型性。萨满教文化不仅影响了现代东北文学的主题意蕴和人物的性格特征，而且也参与了小说叙事和形式技巧的革新与创造，为小说在形式方面的探索和实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本书主要把萨满教文化的影响置于现代东北文学发展的动态过程中，着力探讨萨满教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影响现代东北文学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意义。

第一章

萦绕在白山黑水之间的文化魔影

据有关学者考证，我国东北亚地区是萨满教的发源地。无论从自然条件还是社会环境来讲，这里都天然地具备产生原始宗教的丰厚土壤。萨满教是一种以氏族为本位的原始自然宗教，发轫并繁荣于母系氏族社会，到原始社会后期，其观念和仪式日臻成熟和完备。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由于不断地受到来自政治、经济以及外来文化包括人为宗教的渗透和冲击，萨满教的观念和形态也随之发生了某些变异，但其精神实质和文化内核基本保存完好。

在东北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萨满教文化在民间的影响一直比较广泛和深刻，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取向发挥着能动作用，因而成为塑造东北民间文化精神的决定性因素。时至今日，在东北民风习俗之中仍然可见萨满教文化影响的痕迹。随着历史的不断变迁和社会思潮的涌动，东北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发展过程，然而，作为在漫长历史中长期统治人们心灵世界的原始宗教，千百年来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已经根深蒂固，并渗透到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日常娱乐的各个方面。所以，萨满教文化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不可能消散得无影无踪，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却以一种非常隐秘幽微的方式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和艺术审美等方面的选择与取向。

第一节 萨满教的兴起与传播

张光直认为，中国除儒教和道教文明之外，还有一种萨满式的文明，“萨满式的文明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一个特征”^①。在萨满教中起绝对支配作用的是萨满，有人称萨满是“原始萨满教这座神秘而扑朔迷离的文化圣殿中的最高主宰者”^②。因此，若要分析原始萨满教的观念、意识和活动方式等有关问题，就必须从民间文化的“活化石”——萨满入手。因为，“萨满的产生，使萨满教区别于一般的原始宗教，是它形成具有特有形态

^① 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② 富育光：《萨满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